兵書

八編類纂 二十

1カロ3
1717
77-20

1加
1717
77-20

兵說

天下而無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兵可勿談天下縱有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而舞干可格因壘可降則兵曹亦可勿設嗟嗟有兵而蠻夷奸宄且不畏況無兵乎用兵而蠻夷奸宄猶不服況不用乎兵曹設而尚無投袂死綏以靖蠻夷以除奸宄況不設乎故朝廷之制司馬也必其爲四郊多壘非爲玉燭泰階也必其爲世寧則儒服談兵世亂則枕戈待旦也必其望同袍偕作同舟共濟非止首鼠兩端狐疑推諉也而諸司於此在局中不可無推轂之想在閫外不可無

寒旗之能克捷者母顯誇平吳之功見廢者母陰懷
入宮之嫉笑欽若之閉門修齋共防陰雨羨祭遵之
投壺歌雅各慕長風躬嫻韜畧霏霏齒帶氷霜敵畏
威名凜凜心驚雷電庶鐵障金城國家仗精神於肱
股而同心協力詩書鎖煙霧於邊疆

延陵顧季亭會通父識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發荊楚（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可如此畔（離也）援（援拳也）無然歆歆（欲之動也）羨（愛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至處）

密人（密須氏姑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名）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以篤周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爲上帝自稱）懷（春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讐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拂也）與爾臨衝（臨車也）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得專征伐一遂討諸人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西伯於紂紂因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續也
攸馘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禡、祭上帝是致
致其至是附。使之文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彊盛貌崇墉仡
仡。彊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適發語辭駿大也有聲。適
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之地文王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天陳也于牧
野、維予侯興。維也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
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
武貌王之造。爲也則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蹻蹻。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開訊
也、如皐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

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語）不揚（肅也）不告于訩（訟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貌）束矢（五十矢爲束）其搜（矢疾聲）戎車孔博（廣大）徒御無斁（競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與君之罪置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偪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亦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隱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族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平戰將畿用也虢弗畜也平戰將畿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亦扶傷不殺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爲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莊王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年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盡擇楚以爲外懼乎十六年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嬖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臣按赤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爲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莊馬自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亩蠆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詩盡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細廉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之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覿也文不可匿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秦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奸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存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薛氏名其失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徵而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速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獵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入與人相疇四家也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徧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祝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皐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曠騎曠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重閱內如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櫜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滿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彍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仁軌亦極言募兵之便

宰相得錢敗兵法猶之宋弁常平倉本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綿帛寄府庫書畫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有天下者以生人作死人何忍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此句最盡長征者非盡○說罪）禍亂自生至今爲梗（此○疑當亦未有、不、疫）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官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内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内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府兵之壞非一日其變非一旦漸漸靡靡言之不從以無

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成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

次第修復之法也

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復產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鏖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産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舉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廢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謂順天五郡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孟冬一點操之。每府又關平衍地爲一大教場。月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

與其募諸遠縣不若儲諸五郡此上計也可與京東水利並行

召集民兵依京塲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專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撙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塲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

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顧閒民以代之、當此卽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今取於官、此顧民役必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予直、如此之。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潦、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

備。或幹運京備。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
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
公卿準人守法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也比校也
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在官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衆寡
爲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木爲機以警夜而比之國有故則令
宿其比亦如之

臣按澈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衛僕從閑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也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祿頒敘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八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子孫亦得俾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陛楯也王在國

則守王宮（爲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胄之屬）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從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稷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郎周官宮正宮伯之職宮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騶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周人以內宰小臣閽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
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
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
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
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
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
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
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
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駉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
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
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
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
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
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徼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
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
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
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
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
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
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
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
宿我得酣臥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
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大
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
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蹲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嗣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以來方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逮以爲吾屏蔽也既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勅。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璽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白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兎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卽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隊。早朝亦於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攜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況敢有僕（至和）被藏劍盜出（徽宗）真珠之事哉。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大保

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胄。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囲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饋內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剔簿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百官表中尉奏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稷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砅曰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與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爽輔京國錯列畿甸其
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
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
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
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
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
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
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
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衣羣

鐵馬孟布槽鍾鑱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林二鎌二
隊具火鑽一曾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韘帽韘裝行縢皆一麥飯
九斗米一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
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
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
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
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
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
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敎行少則別將行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頴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

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開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州爲輔、或鎮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臨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即秦漢以來之郡、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濕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唐宋郡國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稜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鬬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邊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升爲禁軍何名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傳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

（元豐於廂軍差壯城兵）

占破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亡以親屬代

陳傳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寖有黜差之令、韓琦爲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

上疏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强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

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梁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

也、爲今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　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益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

終身仰給縣官矣

眞宗景德三年鎭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徼羙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淸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黜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鬭而無驕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萊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奏條約之法無可放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

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
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
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
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
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亂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亂侯亂國之侯命掌六師以

林之奇曰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亂侯掌六師以

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

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亂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

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

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俱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陵也弱犯寡則眚前其

四夷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擊其罪以討之暴內內暴陵外外陵

則壇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則削其地之貢固恃險阻不服則侵兵加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也弒其君則殘之犯令滿衆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以大師謂王自出征伐則掌其戒令以救無辜代有罪若涖戮殺牲以血塗之主謂遷廟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教也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軍聲者右秉鉞致殺伐者以先愷兵樂曰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宦喪服也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與司馬 行司馬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團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敬也有翼與敬同共供也共武之服事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
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
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顨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
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
與中書對立止如黎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
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
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
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爲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我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

師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桔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蔡沈曰桔木似楛而可爲弓幹砮者中矢鏃之用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

臣按魯語肅慎貢楛矢石砮註砮鏃也蓋肅慎氏之矢、以楛木爲笴、以石爲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爲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爲鏃不但鐵也、

賈誓曰善穀（繕完也）乃甲胄敽（繫之也）乃干（盾也）無敢不弔音的精至也備具也乃弓矢鍛（淬也）乃戈矛礪（磨也）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頴達曰少康子杼作甲鈚鋭、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鈚鋭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鋭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也、穀謂

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敎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爲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玄曰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臣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可見周之弓弩矢箙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質而揭之入于司兵

臣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贓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包容）人爲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相屬之數）兒甲（兒皮爲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犀皮爲之）甲壽百年兒甲壽二百年合（則革裏肉取其表合之）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謂服者之形容）然後制（裁制也）革（皮也）權（知其輕重）其上（腰以上）旅（札葉也一札葉爲一旅）與其下（腰以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謂圍之一匝）凡甲鍛（鍛革也）不摯（謂至熟）則不堅已敝（謂革太熟）則撓（曲也）凡察革之道（察革小孔貌）眡其窓（眡其裏欲其易敗無歲）也眡其朕（謂革制）欲其直也（察衣藏甲）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齒（謂如齒齡）也眡其鑽空（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察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光耀也）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察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光耀也）也

衣之無齡則變（隨人身之變利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漆也）寒奠（讀爲定）體冰析澌（漆滑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讀爲堅也）寒奠體則冷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堅密也）寒奠體則

張不流。猶移也冰析澌則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謂暮年乃可用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謂三分之一在前三分之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分爲五矢七分。分之爲七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矢幹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猶正也其陰。陽。浮之於水以浮沉辨之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箭括抵弦處夾之使輕重均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居羽三分之一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之謂箭之足入索中者十之重三垸。量名前弱則俛。俛也後弱則翔。回顧也中弱則紓。曲也中強則揚。飛也羽豐則遲羽殺則趮。疾趨也是故夾。以指夾矢而搖。動也之以眡其鴻。鴻鴈強也殺之稱也凡相。撰也筍欲生。謂無瑕蠹而搏。謂圜也同搏欲重。同搏欲其材之重同疏欲桌。同疏欲其縝栗而堅桃氏爲劍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面趨鍔鍔即鋒也莖。納於夾中者二寸半長五寸在夾。人所握處爲夾中者圍

臣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爲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盧人爲盧器戈二刃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無刃長尋八尺有四尺車戟三刃常倍尋曰常酋之爲言就也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夷之爲言傷也矛句兵也常有四尺夷矛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飢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臣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兵戈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劒有刀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殳用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厹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又然則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殳矛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右之猺獞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

遺製也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殳之爲殳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蘇札刀也考古之殳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觚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輔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觿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幫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歟今火藥有火箭若傲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器械之利一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與肖同帶劍嬴負擔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是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見物與佯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

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爲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鼂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簴（盛弩箭）服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劒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猺獞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殆古所謂擘張者歟。

炙轂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眕節度四川爲

大擔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戊巳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瘡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
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
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即死
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
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
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沍寒
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
監領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臣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
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
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
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
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
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
者非勢不克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依

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眞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簳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簳去、而箭留牢不可拔、

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所爲兵用也硫萬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鬬兵崇政殿引陳著爲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眞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撻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檫爲身檀爲弰鐵蹬鎗頭銅爲馬面牙府解索札絲爲弦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弭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弛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鏃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請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
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內帑遇有闕支奏聞支
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
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
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
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胜弓鎗有
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腰刀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鈚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盔水磨鐵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　踰三石弓施二十矢道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恩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

慶者。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四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善也）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言夙駕說（舍此）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臣按謝枋得言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虛之談秉心也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有文公誠實淵深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王安石創爲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牡馬在坰（坰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騶（黑白跨）有皇（黃白而微赤）有驪（純黑）有黃（黃白雜色）有騂（赤黃）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才力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青驪驎曰騅驎今連錢駉）有駱（白馬黑鬣）有駰（黑身白鬣）有雒（黑身白鬣）以車繹繹（不絕貌）思無斁、（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陰白雜毛）有騵（形白雜毛）有驒（豪在骭而白）有魚（二目白似魚）以車祛祛（驅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其價）一曰戎馬、（供武事馬）二曰田馬、（供田獵馬）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賈、（物賈價有高下）辨其良駑、（良善也）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國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償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在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歟

臣按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苦之尤甚、請自今以後朝廷酌爲中制、定爲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釋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日乘一師四圉養馬日圉三乘爲阜馬十二匹下士一人主之三阜爲繫馬三十六匹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爲廐馬二百十六匹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

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大馬其五皆良爲弩馬一獨三倍良馬之數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駒（駒馬二歲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善也）僕冬祭馬步（神爲馬之害者）之馬（見皮馬）於王講簡習馭夫（馭車者）

遂馬（趣養馬者）掌贊正良馬而齊（音稅）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温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庐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之費）于校若馬死則使其賈（賣也）賣（賣也）之人其布（泉也即錢也）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農種穀牧于坰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擇有水草處以爲草場近日盡爲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馳（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

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鬯廐始牧夏庤（庶也）馬冬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
躍之馬而遊縱之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析羽曰旌）

旄龜（蛇曰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
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
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矦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
必安其處所遷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溫
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閒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
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
令有餘儻敗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秦之完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
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
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
使復續嬴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騄承
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
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
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
政、其後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
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醨與酵同駟
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馬一匹）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闕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得畜牧於邊縣）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酒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鳥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橐駝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亭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戍匿馬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貶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

關輸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于涇渭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有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圖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閏四日北普閏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緜京慶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膏腴田皆肆之田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其岐豳涇寧也蓋蹺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涇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厭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皎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雜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策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舊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罷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臣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舍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用宋人保馬之法也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

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厩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副都監判官。厩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翬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匊。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蔥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幷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

接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薊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爲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推河東嵐石之閒山荒甚多汾河之測草地亦廣其間水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

神宗厭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民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監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爲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斂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吏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厥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有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係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建國于北籍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極卹可乎

匹弊不可才亟甦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

臣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彦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彦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氷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興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
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
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
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
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
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
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番
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
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
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
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
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上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狄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是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是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廐囿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宗在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
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
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
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
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
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
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
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
草塲。其飼餧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
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
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舊皆有者而今爲人所侵欺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閑田地、并可爲草場
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
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
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
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
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
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匹、今
卽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
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曰者、一
人爲廐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
率每廐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籔、每歲春耕
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
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
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和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者計畝而收之
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羸、卽以爲
羨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洛具數以聞于官、若
其馬疾、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

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
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
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
養馬之式錢板以示之則牧養有道矣舊例凡
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
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
匹止取孳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
闕之數其有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粗來
易每廐兼畜騾騾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牡驢
一牝驢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爲造卓遇

有般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
戶借用者德按日計傭收以爲餵飼之用每季
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
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
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
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
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疲與老弱羸疾
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
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

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艸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芻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五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顧借與人削減艸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
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者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
飼餧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廐置長槽或十
或五言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五因其
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
者專以餵養置木圈以貯草支大鏤以煮料每
日遣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
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養免
陪償之苦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其衆整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平其列以爲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伯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之也車兵車徒
歩讀書述事之辭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像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帥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旗（鳥隼爲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帥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艸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什也）旗誅後至者（什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步（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言）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鞏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實者）車徒皆作（起）鼓行羣吏弊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羣吏弊旗（又什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聚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至鼓戒三闋（鼓以爲節）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鐃且郤及表（退三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能以賞罰升黜之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艸）以爲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爲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作褐）覆質（質樸也以褐覆其樸）以爲槷門（中臬也）流房握（謂兩車軸頭各出門邊空握四寸）御轡（轡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軌之塵不出轍）馬候踶（發足相應）拾禽旅（拾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以蒐狩以習用武事假艾蘭之艸以
爲防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
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
御也車徹之塵則欲其不達馬行之蹄則欲其
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御者不失其
馳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而傷者不許獻是則戰
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
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
爲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也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
其用未明見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才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戊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王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年以文德教民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而病者賙養之救恤災天災人惡宥寬也孤寡赦罪重罪庚輕罪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舊新方新者叙舊勳故有勳勞者禄勳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結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月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弩射牲牲以鹿麝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四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益六十四陳即八乘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糜也糜者劉劉殺也益欲申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闇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旗幡晨兩旗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消解幡三通旗消舉左右校擊鉦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消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大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罰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即棰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爲馬撾施諸韋稍俾乘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算級以選隸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之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選隸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爲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凡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祖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刃誤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

眞宗咸平二年大閱諸兵衛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建臺階上設屋搆行宮其後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三千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譟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習務令解鎧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衹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毗癃靡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靡

然者衆矢弓矢相及劒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臣按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令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煌煌（檀木爲車解明貌）駟騵彭彭（駟馬騵原白腹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會戰之旦）朝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爲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羣小雖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卽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兼官）皇父整我（爲宣王之月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盡也）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

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閒雅者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鞮七八貫三人耳國者謂卿大夫之族在者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爲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彼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二十七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慢士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卽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必欲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信也又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將帥惡廢此權無怠勝而亡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慳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壙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